

程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泰伯第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禮也仁者之德賢人君子之風也

武王以前篇論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載賢聖之德故以為次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

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又生聖子文王昌昌

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疏

謂至德也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正義曰此章論泰伯

德也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

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三以天下讓於王季

隱故民無得而稱言之者故所以為至德而孔子美之也

因適其地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
美言善惡不著故人無得而論焉。註王曰至至
義曰云秦伯周太王之長子云云者史記吳世家云秦伯
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子昌
季歷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秦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
秦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
吳秦伯秦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
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
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是秦伯
也。事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怠
也。直而不以禮節之則常更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也。君于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
之則常更也。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也。君于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
不偷。包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

子曰至至不偷。正義曰此章貴禮也子曰恭而無禮則勞
則勞謂困苦言人為恭恭而無禮以節之則自困苦而無禮
則愈者愈其禮之貌言禮而不以禮節之則常與禮也勇而
無禮則亂者謂逆惡言人勇而不以禮節之則為亂也
而無禮則愈者正言為直故謂絞則也言人而為直不
節則絞刺人之非也君子為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
民不偷者君子人君也篤厚也與起也偷薄也言若
德薄則民化之起為仁行相親友也君不遺忘其故舊則
倫薄也。曾子有疾召明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常戒。恐有所毀傷而今而後
吾知免夫小子。周曰乃今日後我自知免於患難矣
子曰正義曰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其身
有疾召明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者啓開也曾子以
於父母不敢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以明無毀傷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異書文也戰戰恐懼兢兢臨深恐墜履薄恐陷引
引此詩者喻已常戒懼恐有所毀傷也而今而後
君子者小子弟子也言乃今日後自知也

曾子問之馬曰孟敬子傳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
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包曰欲戒敬子言君

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鄭曰此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鄭曰此正顏色

之事則有司存包曰敬子忽大務小故疏

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
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
曰此章貴禮也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
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見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
慢之正顏色能莊嚴要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則人不敢
亂之則無鄙惡倍矣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儀
故須云遠信是善事故云也遠也鄙倍之事則有司存者
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禮之
之曰名遠是也。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
王季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
子孝伯棄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顥問降階之道曾子曰
死而有或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
之辭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淺則神正而
是未因之曰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病大事之綱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顥之徒不足
四且之實鄭註云蓋竹器如且者其容實皆四升
巨謂之巨竹且謂之邊且盛道臨邊盛棗栗以供祭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
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見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
慢之正顏色能莊嚴要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則人不敢
亂之則無鄙惡倍矣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儀
故須云遠信是善事故云也遠也鄙倍之事則有司存者
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禮之
之曰名遠是也。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
王季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
子孝伯棄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顥問降階之道曾子曰
死而有或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
之辭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淺則神正而
是未因之曰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病大事之綱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顥之徒不足
四且之實鄭註云蓋竹器如且者其容實皆四升
巨謂之巨竹且謂之邊且盛道臨邊盛棗栗以供祭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
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見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
慢之正顏色能莊嚴要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則人不敢
亂之則無鄙惡倍矣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儀
故須云遠信是善事故云也遠也鄙倍之事則有司存者
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禮之
之曰名遠是也。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
王季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
子孝伯棄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顥問降階之道曾子曰
死而有或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
之辭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淺則神正而
是未因之曰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病大事之綱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顥之徒不足
四且之實鄭註云蓋竹器如且者其容實皆四升
巨謂之巨竹且謂之邊且盛道臨邊盛棗栗以供祭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
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見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
慢之正顏色能莊嚴要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則人不敢
亂之則無鄙惡倍矣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儀
故須云遠信是善事故云也遠也鄙倍之事則有司存者
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禮之
之曰名遠是也。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
王季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
子孝伯棄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顥問降階之道曾子曰
死而有或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
之辭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淺則神正而
是未因之曰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病大事之綱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顥之徒不足
四且之實鄭註云蓋竹器如且者其容實皆四升
巨謂之巨竹且謂之邊且盛道臨邊盛棗栗以供祭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
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見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
慢之正顏色能莊嚴要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則人不敢
亂之則無鄙惡倍矣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儀
故須云遠信是善事故云也遠也鄙倍之事則有司存者
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禮之
之曰名遠是也。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
王季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
子孝伯棄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顥問降階之道曾子曰
死而有或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
之辭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淺則神正而
是未因之曰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病大事之綱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顥之徒不足
四且之實鄭註云蓋竹器如且者其容實皆四升
巨謂之巨竹且謂之邊且盛道臨邊盛棗栗以供祭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
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見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
慢之正顏色能莊嚴要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則人不敢
亂之則無鄙惡倍矣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儀
故須云遠信是善事故云也遠也鄙倍之事則有司存者
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禮之
之曰名遠是也。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
王季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
子孝伯棄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顥問降階之道曾子曰
死而有或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
之辭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淺則神正而
是未因之曰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病大事之綱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顥之徒不足
四且之實鄭註云蓋竹器如且者其容實皆四升
巨謂之巨竹且謂之邊且盛道臨邊盛棗栗以供祭

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者此其所戒之辭也道謂禮也言君子
所崇貴乎禮者有三事也動容見能濟濟踰踰則人不敢
慢之正顏色能莊嚴要則人不敢欺誕之出辭氣則人不敢
亂之則無鄙惡倍矣之言入於耳也人之相接先見容儀
故須云遠信是善事故云也遠也鄙倍之事則有司存者
行禮之事則有所主者存焉此乃事之小者無用禮之
之曰名遠是也。註包曰欲戒敬子言我將死言善可
王季曰案春秋左氏傳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
子孝伯棄將死其語倫又晉程顥問降階之道曾子曰
死而有或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曾子
之辭其言也善者但人之疾患有深淺淺則神正而
是未因之曰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
病大事之綱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顥之徒不足
四且之實鄭註云蓋竹器如且者其容實皆四升
巨謂之巨竹且謂之邊且盛道臨邊盛棗栗以供祭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包曰校報也言昔者吾友

嘗從事於斯矣謂顏淵疏曾子至斯矣。正義曰先

六尺之孤孤幼少之君可以寄百里之命

曾子曰可以託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大節安國家定社君子人也

疏曾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行

君子人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謂可

之事可以謂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審而察之

此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君子人也註孔曰

六尺之孤幼少之君。正義曰鄭國註此云六尺之孤年十

五已下言已下者正謂十四已下亦可寄託非謂六尺可通

十四已下鄭知六尺年十五者以周禮卿大夫職云國中自

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三皆征之以其國中

知六尺與七尺早被五年故以六尺為十五也曾子曰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

任重而道遠包曰弘大也毅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

不亦遠乎孔曰以仁為己任重莫重疏曾子至遠乎。

士行也申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者國大也

立於禮包曰禮者所以立身成於樂包曰樂所以成性疏子曰樂之於身

樂。正義曰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與起也言人備身當先起於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既事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之由用也不可使知疏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正義曰

曰好勇疾貧亂也包曰好勇之人而患疾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包曰疾惡太甚疏子曰好勇疾貧亂

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孔曰周公且疏子曰如有周公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

易得也孔曰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疏子曰三年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包曰言行當常然危邦

道富且貴焉取也疏子曰至取也正義曰此章勸

也。不入謂始欲往見其亂，非不復入也。不居謂今欲見其已亂，則遂去之也。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值明君則當出仕，遇闇主則當隱。避邦有道，負且賤焉。取也者，取其不得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取也者，取食污君之祿，以致富貴也。言人之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孔子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疏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正義曰：此章或人侵官職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守其職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鄭曰：師摯，魯大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會大師摯，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疏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聽而美之。正義曰：此章美正樂之音也。師摯，魯大師之名也。始猶首也。關雎，南宮名，正樂之首章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會大師摯，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聞而未成，器之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包曰：性慳慳，器未成，器之慳慳而不信也。宜可。慳慳，器未成，器之慳慳而不信也。宜可。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能名焉。」 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魏魏乎其有成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疏 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蕩蕩，廣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能名焉。」 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魏魏乎其有成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疏 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蕩蕩，廣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然高大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能名焉。」 包曰：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焉。魏魏乎其有成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疏 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正義曰：此章美舜禹也。蕩蕩，廣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巍然高大也。

功也功成化隆煥乎其有文章煥明也其立文疏

子曰至文章。正義曰此章數美堯也。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唯堯則之者則法也。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巍巍然有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而行其化焉。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者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巍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禹曰

伯益馬曰亂治也治官者武王曰子有亂臣十人十人謂周公旦召公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曰

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斯此也言堯舜交會之間比於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

謂至德也已矣包曰疏約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

故謂之舜有至已矣疏正義曰此章論大才難得也舜

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武

王曰子有亂臣十人者亂治也周武王曰我有治官之臣十

人者謂周公旦也召公奭也太公望也畢公也榮公也太師

也闕天也散宜生也南宮适也其一人謂文母也孔子曰才

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者記

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也斯此也言堯舜交

會之間比於此周周最為盛多賢才也然尚有一婦人其餘

九人而已大才難得豈不然乎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者此孔子因美周文王有至聖

之德也言殷紂淫亂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

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也。註孔曰禹稷契皋

陶伯益。正義曰素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

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禹治水有功舜命

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

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庭堅顛頭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

伯益阜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註馬曰至文
 母。正義曰云亂治也釋詁文云十人謂周公曰以下者先
 儒相傳為此說也案史記世家云周公名曰武王之弟也
 於魯食菜於周謂之周公召公名奭與周公同姓封於燕食邑
 於召謂之召公太公望呂尚也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岳
 佐禹平水土其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者矣以魚釣好周西伯封
 於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
 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與子員是邪吾太公望子
 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
 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孫子兵法曰周之
 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武王曰平商而王天下封
 於南呂皆氏顧天宜生活皆名也文母周南召南言后如夫
 也。註孔曰至然乎。正義曰云唐者堯號虞者舜號也
 史記諸書皆言堯帝魯之子帝擊之弟魯立也魯乃魯位
 於堯書傳云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天子遂以魯位
 陶唐氏書曰惟彼陶唐由木云帝堯為陶唐氏章昭云陶唐

皆國名猶湯稱商也案經傳堯居商故湯以商為國號後
 盤庚遷都故商變單聲也書傳未聞帝堯居陶而以陶冠
 唐蓋以一字為名所稱或曰或復也舜之為虞也禹之為夏
 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如禹氏曰有虞顛項已來地為國號
 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也名也王肅云虞地也皇唐
 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
 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
 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註包曰至至德。正義曰
 云。紂淫亂者紂為淫亂書傳備言若泰誓云沈酒色敗
 行暴虐之類是也云文王為西伯而有聖德者鄭玄詩譜云
 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幽始遷焉而指德建三業商
 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
 江漢汝墳之諸侯是謂文王繼父之業為西伯也。註長
 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之州牧蓋亦以伯如
 早書傳云九命然後錫以鉅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
 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
 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
 聞諸子夏云周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
 於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子公
 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伯受圭

項在也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
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
西伯戴黎註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荆在西故曰西伯
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
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註云伯謂文王也
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曰伯昌
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太伯也所以不從毛詩言至
紂又命文王者既以繼父為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流
墳之諸侯周本紀云季歷要大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
富有興者其在昌乎後果受命為文王也云天下歸焉者三
言有二而猶服也者鄭國又云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一以
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荆豫徐揚歸文
王其餘莫善充備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書
序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是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紂
賈孟文王不忍誅伐猶服事之故謂之至德也

無間然矣 美言已不能復問則其間 **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 鬼神終出豐稟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孔曰損其常服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包曰方里為井
深四尺一里為成 **疏** 子曰至然矣
間有洫洫廣深八尺 **禹吾無間然矣** 正義曰此章
美夏禹之功德也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者問謂問則孔子推
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問則其間也菲飲食而致孝乎
鬼神者此下言員無間之三事也菲薄也薄已飲食致孝乎
神令祭祀之物豐多致靜也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者黻冕
皆祭服也言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卑宮室而盡
力乎溝洫者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宮室
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於肥濃則
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能惡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
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
溝洫人功所為故云盡力也禹吾無間然矣者美之深也
言之。註孔曰損其常服以盛祭服。正義曰鄭國註云
黻冕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謂
也黻冕也祭服謂之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云子
色異韞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云子
諸侯黃朱夫夫赤而已大天以上冕服參皆有黻冕云
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云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八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子罕第九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皆論孔子之德行也故以次泰伯堯禹之至德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

故希言利與命與仁也。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希言

及之故希言也。註罕者至言也。正義曰釋語云希罕也

轉互相訓故罕得為希也云義者利之和也者乾卦文言

君子利益萬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同也此云利者謂

命遺使之然故云天之命也云仁者行之盛也者窮通大壽若天之付

以及物是善行之中最高者也以此三達巷黨人曰大

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鄭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也美孔子

博學道藝不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

美孔子

執射乎吾執御矣

鄭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

疏

至

矣。正義曰此章論孔子道藝該博也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者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

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

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者孔子聞人美之承之以謙

故告謂門弟子曰我於六藝之中何所執守乎但能執御乎

純儉吾從眾

孔子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二十斤布以為之故云麻冕

拜

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五岳從下

之與君

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臣驕

疏

此章記孔子從恭儉吾

泰故於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從眾者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斤布以為之故云麻冕

禮也今也謂當孔子時純絲也絲易成故云純儉用絲雖不

合禮以其餘易故孔子從之也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

違眾吾從下者禮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拜是禮

也今時之臣皆拜於上長驕泰也孔子以其驕泰則不孫故

違眾而從下拜之禮也下拜禮之恭故也。註孔曰至從儉

。正義曰云冕緇布冠也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

別號故冕得為緇布冠也士冠禮曰陳服緇布冠類項青組

纓屬于類記曰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纓

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緇之可也云古者績麻三十斤

布以為之者鄭註喪服云布八十縷為升。註王曰至恭也

。正義曰云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成禮者案燕禮

賓降西階下再拜皆首也先時君命小臣辭賓升成拜

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如命書于其上自西階東而大

史氏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

拜皆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子絕四母意故不任意母必則藏故無專必母固無

無不可故 母我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

必母固母我。正義曰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

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

不固其所行也孔子則迷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與常人異也

既沒文不在茲乎 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已死 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既沒故

匡人其如予何 馬曰其如予何者猶言奈何也天之

言其不能違 疏 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

天以害已也 疏 命也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

者以象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者謂匡人以兵圍孔子記

此也言文王雖已死其文豈不在此乎言其文見在

我此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者後

死者孔子自謂也以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已為後死者言

天將喪此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其當壽之匡人其奈我何

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其當壽之匡人其奈我何

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孔子曰夫

子絕四

母意母

子道為

子用之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則好

能也言天固難夫聖子謂之曰大宰知我乎

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之多乎哉不多也

我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鄙事君之

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世多能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一聖者何真多能也

名大宰之意以為聖人當務大忽小公大夫子貢曰聖者與又

何其多能小藝乎以爲故問於子貢曰固天縱之

將聖又多能也皆謂之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子貢曰大宰知我乎

知我乎謙謙之意也言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者又說以多能

之由也言我白小自能也言自能也言自能也言自能也

子多乎哉不多也言自能也言自能也言自能也言自能也

不當多能也言自能也言自能也言自能也言自能也

至小藝也正義曰云云大宰曰云云

長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也云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者以當時惟吳中二國大夫官也云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大夫故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云云或吳或宋未可分也

哀十二年公會只于棠與只子使夫宰歸請尋盟公不欲使

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正義曰此章論孔子多技

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能技藝

也。正義曰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

字子開一字張也云弟子子牢當是耳

乎哉無知也

言未必盡今我誠盡

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

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

知乎哉無知也者知者意之所知也孔子言我有意之

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常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者此

而誠盡之事也空空虛心也叩發動也兩端終始也

鄙賤之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

告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言我教鄙夫尚竭盡所知

禮義之弟子乎明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也。註知者至誠
盡。正義曰云知者知意之知也者知意之知猶意言意之
所知也云知者言未必盡者言他人之短者言之知教人未
必竭盡所知謂多所愛惜也云今我誠盡者謂孔子言今我
教人實盡其意之所知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無愛惜也故云無知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孔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言已矣夫。正義曰此言孔子
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正義曰此
也。正義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者禮器云升中於
天而鳳皇降接神契云德至鳥獸則鳳皇來天老曰鳳象
前鹿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燕含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
君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也
穴見則天下大安寧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也
中侯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黃九尺上有刻
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具也孔安國以爲河圖
是也。子曰齊衰者冕衣裳者與鼓鼙者。包曰冕者冠

也。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包曰你起也趨疾行
也。在位血疏子見至必趨。正義曰此言孔子衣有喪尊
不成人。疏在位血不成人也。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鼓
者齊衰周髀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可知也冕冠也大
夫之服也魯有也見之則少必作過之必趨者作起也趨疾
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顏淵喟然嘆曰喟然嘆曰
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顏淵喟然嘆曰喟然嘆曰
之彌高鑽之彌堅。言不可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言恍惚不。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次序象誘進也言
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
有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孔曰言夫子
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
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其夫
子之。疏。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所立。疏。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者曾歎聲也彌益也顏淵喟然發嘆言夫子之道高堅不可窮蓋恍惚不可為形象故仰而求之則益高鑽研求之則益堅瞻之似若在前忽然而復在後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者循循次序貌誘進也言夫子以此道教人循循然善誘人可謂善進勸人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末無也言夫子既開博我以文章又節約我以禮節使我欲罷不能已竭蓋我才矣其夫子更有所創立則又卓然絕異已雖欲從之無由得及言已雖蒙夫子之詩誘由不能及夫子之所立也

子疾病甚曰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禮曰孔子嘗爲大夫故子路問曰久矣矣其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大夫乎曰問言子路又有是心非今日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馬曰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就且子縱不得大葬禮曰君死於道路乎

使我不得以口臣禮葬有二疏此章言孔子不欺也子路欲使弟子行其家臣之禮以夫子爲大夫君也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詐也者少差曰問當其疾其時子路以門人爲臣夫子不知及病少差知之乃貴之言子路又有是詐之心非今日也故云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者言我斷去大夫是無臣也女使門人爲臣是無臣而爲有臣如此行詐人蓋知之是人不可欺故云吾誰欺既人不可欺乃欲遠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者無寧寧也二三子門人也言就使我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者大葬謂君臣禮葬言且就使我縱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當憂樂於道路乎言必不至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待賈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馬曰韞藏也匱匱也謂藏諸匱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包曰沽之哉不待賈也

疏曰子貢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藏得待用也。子貢

觀孔子聖德藏用何如故託士以諮問也。韞藏也。匱匱也。諸

之法賣也。言人有美玉於此藏之匱中而藏之若求得善貴

而讓藏之若人虛心蓋禮求之夫子肯與之乎。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者孔子答言我賣之哉不銜賣之辭

不銜賣我君而待賈言有人虛心蓋禮以求我道我即與之

而子欲居九夷。馬曰九夷東方。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曰君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

論孔子疾中國無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東方之夷有九種

孔子以時無明君故欲居東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謂孔

子言東夷僻陋無禮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

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云何陋之有者

註馬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曰案東夷諸國有

九種曰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黑夷風夷湯夷又

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濊貊五曰夫餘六曰索家七曰

東六曰索家七曰夫餘八曰倭人九曰天都。子曰吾自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哀公

道衰樂廢孔子來魯四。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曰反魯哀公

道衰樂廢孔子來魯四。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疏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孔子言正廢樂之事也。孔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魯

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

雅頌各得其所也。註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正義曰案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孔文子之將攻大邾也訪於仲子仲

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遂止之曰固豈敢度其金訪

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註子曰出則事

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

有於我哉。馬曰因。疏曰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

哉。正義曰此章記孔子言忠順孝悌哀喪。酒困何有於

亂也。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

其孝悌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為酒亂其性也。他人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

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包言凡往

也者如疏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也正義曰

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也

之而與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天不以晝夜而有舍

也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疾時人薄於德而

疏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子曰譬言如

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包曰簣土籠也此勸人進

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譬言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馬曰平地者將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

疏子曰至往也正義曰此查孔子勸人進於道德也譬

垂成而止前功畢矣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

成一簣而中道止者我

故吾止而不與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者言人進

德脩業功雖未多而強學不息則吾與之也譬如平地者將

進加功雖始覆一簣我

薄之據其欲進故吾則往而與之也子曰語之而不

情者其回也與人不能盡解故有懈情於夫子之語時其語之而不懈情者

其唯顏回也與顏淵解故也子曰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

見其止也包曰孔子謂顏淵進疏子謂顏淵曰惜乎吾

也正義曰此章以顏回早死孔子於後歎子謂顏淵曰惜乎吾

惜之也孔子謂顏淵進益未止痛惜之甚也子曰苗而不

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孔曰言萬物有

喻人亦然疏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警也言萬物有生而不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也

後生謂年少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

畏也已

疏

子曰至也。正義曰此章勸學也。子曰後生

言年少之人足以積學成德誠可畏也。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者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而令子曰法語之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孔曰人有過以正道告之口無不順從之能必自改之乃

為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

馬曰巽恭也謂恭孫謹敬之言

聞之無不說者能

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示如之

何也已矣

疏

子曰至也。正義曰此章貴行也。子曰

過以禮法正道之言告語之當時口無不順從之者口雖服從未足可貴能必自改之乃為貴。曰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者巽恭也。繹尋繹也。謂以恭孫謹敬之言教與之當時聞之無不喜說者雖聞之喜說未足可貴必能尋繹其言

行老乃為貴也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者謂口雖說從而行不繹從而不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云未

如之何猶言不可奈何也

子曰主忠信母友不如已者過則勿

憚改

禮所主友有過則改皆所以為益

疏

子曰主忠信母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正義曰此章

戒人忠信改過也。主猶親也。憚猶難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得以忠信不如已者為友也。苟有其過無難於改也。學而篇已有此文。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

奪志也

孔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奪也

疏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正義曰此章

謂庶人也。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奪也。士大夫已上有妾媵庶人賤

但夫婦相匹配而已故云匹夫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

不恥者其由也與

孔曰緼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曰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伎害也。藏善也。言不伎害不貪求。子路終身誦之。子曰：何用為不善？疾貪惡伎害之詩。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藏？

是道也何足以藏。馬曰：藏善也。尚復有美。疏：子曰：至

正義曰：此章善仲由也。子曰：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

取者其由也。與者緇與著也。緇袍衣之賤者。狐貉者貴者。

常人之清著破敗之緇袍。與者孤貉之表者。並立則皆取

而恥不恥者唯其仲由也。與不伎不求何用不藏者伎害也。

求何用為不善此詩。即風雅之篇。疾貪惡伎害之詩也。孔

子言之以善子路也。子路終身誦之。若子路以夫子善已故

常誦誦之子曰：見道也。何足以藏者。孔子見子路誦之不止

懼其伎善故抑之言人曰：尚德有美於是者。此何足以為善

衣有著之異名也。績謂今之新絲。緇謂今之績。及子曰：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大寒之歲。眾木皆死。然後知松

栢者。故須歲寒而後彫。小彫傷若平歲。則眾木亦有不死者

故須歲寒而後別之。喻凡人更治世亦能自脩整。子曰：知

者不惑。包曰：不惑亂。仁者不憂。孔曰：無憂患。勇者不懼。疏：子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正義曰：此章言知者

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者果敢故不恐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之也。雖學或得可

與適道。未可與立。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唐棟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

思室是遠而。逸詩也。唐棟核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

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

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疏：夫

子曰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權道也。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者適之也。言人雖可與共學所學或得異端未必能之正道故未可與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者言人雖能之未必能有所立未必能隨時變通權量其輕重之極也。唐棣之華偏有反而豈不爾思。賦此詩者以言權道亦先反常而後至於大順也。豈不爾思者言誠思爾也。誠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意也。以喻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言也。有者言夫思者當思其反常若不思是反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爾。僅能思之。有次序新可知矣。記者嫌與詩言相亂故重言子曰也。註唐棣之華東呼夫棣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機一名棣郭璞曰以白揚江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秋熟大如李子可食。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九

